

佛經故事

王邦維 选译



中华书局

佛经故事

王邦维
选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经故事 / 王邦维选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3.5

ISBN 978 - 7 - 101 - 09318 - 6

I.佛… II.王… III.佛经—通俗读物 IV.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78436 号



书 名 佛经故事

选 译 者 王邦维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6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318 - 6

定 价 34.00 元



尸毗王救鸽故事。敦煌莫高窟257窟。北凉时代。局部。尸毗王盘坐，刀手割取王肉，右面有人提秤，准备称量尸毗王肉与鸽。



王子摩诃萨埵故事。敦煌莫高窟 254 窟。北魏时代。母虎及虎仔扑在萨埵身上吸食其肉。



王子摩訶薩埵故事。敦煌莫高窟 428 窟。北周時代。局部。薩埵太子投身餵虎。



九色鹿故事。敦煌莫高窟257窟。北魏时代。局部。落水人向国王报告九色鹿的下落。



九色鹿故事。敦煌莫高窟 257 窟。北魏时代。局部。九色鹿救落水人，落水人叩谢九色鹿。



太子迦梨那入海故事。敦煌莫高窟296窟。北周时代。局部。迦梨那太子入海。



太子迦良那伽梨故事。敦煌莫高窟 296 窟。北周时代。局部。迦良那伽梨太子流落利师跋陀国。



檀膩鞞故事。敦煌莫高窟 98 窟。五代。全图，故事依次排列。

序 言

季羨林

在大地上民族之林中，几乎任何一个民族在古代都或多或少地创造了一些神话、寓言和童话，但是创造的数量有多少，质量有高低。据一般学者的意见，印度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鲁迅先生对古代印度寓言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公允而且实事求是。

印度的神话、寓言和童话，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连古代希腊寓言，比如说《伊索寓言》中都可能含有印度的成分。以后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以及许多国家的寓言和童话中都能找到印度影响。印度古代有一部寓言、童话、小故事集《五卷书》，曾通过中世波斯巴列维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传遍了世界。德国学者 Theodor Benfey 通过追踪这一部书中的故事传播衍变的情况而建立了比较文学史。现在所说的比较文学，其任务的一部分也就是研究一些国家文学同另外一些国家文学之间的直接影响问题。

在这一方面，中国同印度更有特殊的关系，这些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我在这里不再细述。随着佛经的传入，印度的寓言、童话、小故事也传入了中国。估计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别的途径，比如商人来往等等，但是主要还是佛典翻译这一个途径。

谈到佛典，现在在中国，能读原文的人极少，能读古代汉译的人也不太多。因此就需要注释，甚至今译。王邦维同志选译的这一本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佛典中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浩如烟海，是选不胜选的。这本书只能算是鼎尝一脔，但我相信，它们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也许有人要问：这本书里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都是精华，都是正面的东西，都是值得学习而起好作用的吗？当然不是。同所有古代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书中选的故事有精华，是为主，也有糟粕，是为辅。从思想性来说，

更要一分为二。其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一些落后的成分,这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本着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取其积极的一面,而扬弃其消极的一面。如果着眼于艺术性的话,其中可以借鉴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对丰富我们的想象力,提高我们的表现能力,会有裨益。

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同志们,如果想探讨中印两国文学的互相影响,也可以看一看这一本书。事实上,古代印度的许多故事早已进入中国文学领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有翔实的论述,可以参看。至于像《西游记》等类的小说,其中有印度影响,更毋庸赘述。宋以后的小说、笔记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可能来源于印度的成分,我在《五卷书》译本序以及拙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文学在中国》等论文中也有所论列。这里就不再谈了。

总之,出版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能满足许多兴趣不同的读者的需要。因此,我就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于北京

关于佛经和佛经故事(代前言)

(一)

《佛经故事》这本小书,是编给一些想了解佛教文学而又对直接阅读古译佛经感觉比较困难的同志们读的。

什么是佛经呢?顾名思义,佛经就是佛教的经典。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宗教,它最初产生在印度,后来传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地区以及亚洲以外的一些国家。佛教产生的时间很早,它的教主名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他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悟道,从他悟道的那天起,佛教就算是产生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终其一生,致力于宣传他的教义,组织佛教的教团,使佛教得到传播和发展。他活到了八十岁,在公元前五世纪去世。据说,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把他在世时说法的那些内容整理出来,开始时是用口头背诵,后来又用各种其他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就成了后来的佛经。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可靠。

现存的佛经数量很大,内容也很杂。从语言上分,有印度古代语言巴利文、梵文和其他俗语的佛经,时代比较早,其中巴利文的保存得相当完整,流行在今天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汉文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数量最多,但也最杂;有藏文的佛经,绝大部分也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还有从藏文转译的蒙文佛经,以及近代才发现的中亚的一些古代语言的佛经。我国古代的一些民族语言,比如西夏文、所谓的吐火罗文等,都有翻译的佛经。各种佛经语言不同,内容上有差异,归属的佛教派别也往往不

同。近现代的学者们从语言和内容上进行分析,发现现存的佛经并不是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里产生的,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流行分布的情况十分复杂,内容中有很多成分明显地是后来增加进去的。因此,现存的佛经可以说几乎都不是释迦牟尼当年的亲自说教,它们是后来的佛教徒们创作的,只在名义上是释迦牟尼所说。只有那些产生较早的经典,据认为其中保留的释迦牟尼本来的说教比较多一些。

佛经的数量很多,过去一般又把它们分作三大类:一类叫做“经”,一类叫做“律”,一类叫做“论”。其中“经”就是所谓释迦牟尼亲自演讲的佛教教义;“律”是僧人们应该遵守的戒律,这往往也被说成是释迦牟尼亲自规定下的;“论”是比释迦牟尼晚的佛教徒们解释或阐发佛教教义的著作。三类合在一起称作“三藏”。

作为一种宗教经典,佛经的目的是宣传宗教,讲的主要是宗教的道理。可是我们知道,古代的宗教和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信教人思想上的一种信仰,它涉及生活的一切方面,因此宗教的典籍往往成为一种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佛经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里面除了宗教的、哲学的著作,也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有的佛经甚至讲到了天文学、医学。

古代印度人民很有文学天才。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创作出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有赞颂性质的诗歌,有著名的史诗,有各种各样的寓言和故事,最早是集体的创作,后来又有个人的创作,而个人的创作往往也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材料然后再加工成的。创作佛经的佛教徒们常常也这样做。人民群众创作出许多寓言故事,他们吸收进来,根据宗教的需要加以改编,有时再加上一些自己创作的故事,就成了佛教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虽然大多被抹上一层宗教宣传的色彩,但是只要去掉这层色彩,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很多都充满生活的气息,富有人情味,生动,幽默,或者有着有益的教训。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印度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生活中的许多场面,有时简直是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常常还有这种情况,一个故事不仅在佛经中可以看到,在印度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常常通过分析对比不同作品中同一或类似的故事,追溯这些故事产生的来源、时代和演变。有的学者又利用这些故事中的材料来探讨古代印度的历史。

佛经故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自己的特点。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同样反映在佛教的文学作品里。佛教宣传“轮回”,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下一世会再投胎;宣传

“因果报应”，就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论是好是坏，以后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好报或恶报；宣传没有原则的“忍”；瞧不起妇女。这些都是消极落后的。但是佛教也反对婆罗门教(印度的一种比佛教产生更早，具有正统地位的宗教)的祭祀，反对婆罗门教把人分成各种等级，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友爱、慈善。这些又是它积极的一面。这两种思想倾向，在佛经故事里随处可见。

佛经故事多数都不长。它们常常这样开头：什么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什么什么地方，为哪些哪些人说法。他开始讲宗教的道理，不时地引用一些譬喻。这譬喻大多就是故事。故事娓娓叙完，听众们皆大欢喜，释迦牟尼点出他譬喻的对象，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于是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及其中的故事不一定真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这种说法的形式大概是当年的事实。佛教徒们为了宣传宗教，在当时收集、改编和创作各种各样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是认真经营、费了一番功夫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读过一些佛经故事后说：“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主题所在，用近世眼光看来，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豸，故事布置，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据支配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格局而言，实在也可以作为谈‘大众文学’、‘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月下小景·题记》)沈先生的评论应该说是公允的。

(二)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几乎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佛经也传进了中国，传说汉明帝因为梦见了佛，派人到西方求经，使者回来，用白马驮来了佛像和佛经，还请来了印度的僧人，明帝因此特地在洛阳修建了那座现在很有名的白马寺。来华的印度僧人就住在白马寺里，译经，传教。这种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至少说明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样早。

可靠的记载是，从东汉末年起，许多外国僧人——印度的和那时称作“西域”的其他各国的——来到了中国，或者凭着记忆，或者凭着带来的文本，翻译出大量的佛经。他们译经时有中国人做助手。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中国人也有自己译经的。参加译经的不仅有中外的僧人；也有好些不是

僧人,而是对佛教有兴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翻译的水平也渐渐提高起来。再到后来,不少中国佛教徒就不辞艰辛,舍生忘死,跋涉万里,亲自到“西天”——现在的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教,携回经典,翻译成汉文。这时翻译的佛经就更多,质量也更高了。我们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那位唐僧唐玄奘在历史上原是一个真实的、了不起的人物。

这种佛经翻译事业,从东汉时开始,到了唐代,达到极盛,又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以后才基本停止了。但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个兄弟民族——藏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佛经的工作却方兴未艾。

这样算来,佛经的汉译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中外高僧大德,孜孜矻矻,通力合作,翻译了许许多多经典。他们的成绩是惊人的。举例来说,有一种南宋末年雕刻的佛经丛书,一般称作《碛砂藏》,收经就有一千五百多部,六千三百多卷(里面有少部分是中国僧人自己的著述)。而这部丛书没有收的,翻译了却没有保存下来的佛经还很多很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规模,把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典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形成新的一整套典籍,这种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中国人以前知道的佛经和佛经故事,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翻译家们努力工作的结果。

(三)

佛经的汉译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有些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首先,佛经翻译和佛教这种宗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成为一种势力和影响很大的宗教。但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国文化,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由于佛教的传播,我们不仅知道了一种新的宗教,也了解到了印度的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刺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这恐怕是比佛教本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就这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功绩。

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文学方面的情况。佛经在中国翻译出来后,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发生的影响就十分突出。